

依万和瑪利亞

西蒙諾夫著



新文藝出版社

依 万 和 瑪 利 亞

西蒙諾夫著

畢均軒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長詩“依万和瑪利亞”是西蒙諾夫的近作。

國內战争時，瑪利亞還是個少女，她嫁給了軍人依万，隨着丈夫南征北戰。勝利後，她放棄了求學的希望同丈夫駐守邊疆，但生活仍然是豐富多采的。她和軍官妻子們一齊在國境綫上修築防綫。為戰士洗衣，為傷員敷藥。她們被譽為“女社會活動家”。

衛國戰爭開始了，她的丈夫離開了她，重赴前綫，她的兒子也參加了偉大的蘇軍，但不幸在一次激烈的戰鬥中犧牲了。作為母親的她，把悲痛化為行動，積極地參加了消滅德寇的鬥爭。

這首長詩歌頌了一位偉大而又平凡的蘇維埃婦女的一生。

СИМОНОВ

ИВАН ДА МАРЬЯ

根據 Огонек № 44, 31 октября 1954 年版本譯出

依 万 和 瑪 利 亞

西 蒙 諾 夫 著

畢 均 軻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登登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86

開本 787×1092 經 1/32 印張 1 11/16 字數 24,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9,000 定價(7) 0.17 元

—
親愛的瑪利亞·彼得洛夫娜！
从那远逝的童年时代起，
三十年來我一直怀念着您，
那时候，我們住在那最难忘的
师的营地——

一所过去的修道院里，
在那里，您的丈夫当机槍連長，
我的父親当团副；
在那里，您在軍官的家屬中
被譽为第一个美人兒；
就在那里，請讓我介紹自己，
在您隔壁的禪房中——在右面，
一个細高挑兒，
和媽媽爸爸住在一間小屋里，
您不記得了嗎？

注 依万和瑪利亞——原文为 Иван да Марья，一种花名。中文名为三色堇，花瓣是黄色和淡紫色的。俄罗斯人用一个男名依万和一个女名瑪利亞称之，寓意一对永不分离的、恩爱的夫妇。类似我國的鸞鴛菊。

在我九歲那時的眼里，
看來您已很年長。
您喜歡對着月光，
伴着七弦琴歌唱；
那時我的母親已白髮蒼蒼，
她曾向我父親悄悄地講：
“唱的多好啊，這年紀青青的……”
而不知為了什麼，她還曾低低地嘆傷。

早晨，您和她一起
給丈夫洗濯軍裝，
合用着洗衣的杵臼，
談論着團里的情況：
“到五月誰能升任營長？”
你們又借來了縫紉機，
為你們所照料的兒童保育院的開學，
縫制着絨布的衣裳……

而您，瑪利亞·彼得洛夫娜，
那時才二十四歲滿，
依萬·斯切潘內奇也一樣——
只比您年長一個月的時光。

在卡霍夫省的赫尔松地方，
在那二〇年^①的一月，
他看中了您。他当排长，
个儿不高，瘦瘦的，很机灵，
嘴上的小鬍宛如羽箭，
眼睛閃爍着韃靼人的睨光。
臂上纏着黑色的三角巾，
那是因为在对射中曾被子彈打伤。

你們既無媒妁联姻，也未举行婚礼，
一切僅在一个星期中决定。
起初您虽沒有深熟地思慮，
但后来您也沒有惋惜。

在嚴寒的冬天，丈夫把您像只小鳥似地藏起，
帶着您从东到西，
总担心着：旅政委
如果知道了，可不会客气！
（如今他已是軍委委員，
每当到您家去的时候，
他总是微笑着記起：
他对这事是怎样有意馬虎了过去。）

① 指一九二〇年。

在那嚴酷的歲月里，
多少妻子和未婚妻
曾不得不沿着被馬赫諾^①燒光的城鎮，
隨着旅的輜重車到處遷移。

您很快就習慣了軍隊生活，
學會了毫無恐懼地
給傷員裹傷，
給犧牲的同志把眼睛合上。

秋天，有過一次偶然觸發的戰鬥，
當你們被土匪包圍的時候，
您曾將子彈射入一個馬赫諾匪徒的頭顱，
只是在後來才因不習慣而哭了哭。

但是，在您生兒子
早產三星期的那個夜晚，
為了使人們不見不聞，
您卻緊緊地咬住了嘴唇。

就這樣從行軍中，從戰士的菜飯，

① 馬赫諾——十月革命後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匪首。其匪幫後被蘇維埃紅軍击潰，本人逃亡國外。

从那顆射入匪徒头顱中的子彈，
您勇敢地開始了婚後的生涯，
開始了做母親的生活，瑪露霞^①！
（依萬·斯切潘內奇在夜晚
這樣溫存地把您呼喚；
您在別人面前總叫他依萬，
而背後無人時卻叫他“心肝”。）

此刻我和你們
坐在一起閑聊着，
在這德國的城市考特堡斯，
在這依萬·斯切潘內奇軍的駐地。

您好像招待特邀的貴賓，
不停地把菜肴往我盤子里添，
而您自己卻不時悄悄地
把閃閃的目光向“心肝”投去……

他身經百戰，
頭髮已經有點蒼白，身軀也有點發胖；
或許，在別人看來，
甚至有點上了年紀；

① 瑪露霞——瑪利亞的愛孫。

可是，您即使一輩子和他在一起，
也像是他的未婚妻……
或許，這是因为你們的生活
不是從風平浪靜的日子里，
而是從暴風雨中開始的，
是啊，一切在暴風雨中都結合得更緊密！

在這個生活中什麼都有過，
有過幸福，也有過災難，
不過，它卻像一支傾訴衷腸的歌曲，
就沒有虛偽這個東西。

二

當奔騰的青春歲月逝去後，
他的部隊工作，
梁瓚的警備生活，
對您卻成了刑罰。
晨光微熹，他就到自己的機槍連去，
回來時總是憂慮着，惦記着……
他寵愛着自己的那些機槍，
而對妻子，好像並不怎樣……
您曾懦怯地抱怨過，
而這對他就像是鞭撻一樣呵！

您羞怯地等待着温存的話語：

“你怎么啦，親愛的！小傻子！”

但等來的却是：“收拾一下皮箱吧！”他說着
就走啦，傳來皮鞋喀吱喀吱的声响。

您那时差一点沒离开他，
但是您哭了哭，还是留下了。

您猜着了：他还是爱您，
只不过他很自尊。
他也想撫爱妻子，可就是沒有時間，
因为他总共只念了兩年書；
虽然有兩枚紅旗勳章，
可是勇敢是勇敢，知識是知識！
他一回到家，就徹夜
在地圖上不停地画着箭头，
各种各类的地圖，各式各样的箭头，
而眼睛却整星期总是紅溜溜。

既然需要，連您也
有时咬着舌头，屏住气，
拿起毛筆把丈夫用鉛筆
画好的箭头來描。

他三次投考軍事学院都落了榜，
有人怀疑过：他不行吧！
可是您的丈夫却是个硬性子，
在第四次上终于考取啦。
您的女兒就是
在那个月里生下，
依万·斯切潘內奇——倔强的！——
为了紀念您，給她起了个名字叫瑪沙。①

那时您真有点后悔，在二〇年
生下第一个兒子的時候，
为什么那么嚴肅——給他起名叫瑪拉特，
而沒有叫万尼亞。②

学院啊！学院！
書堆山样高，从深夜坐到拂曉，
对丈夫这是一生的學問，
对妻子这却是痛苦的煎熬。
——簡直不如离开好！

畢業了，可該休息一下！
兩個人去逛伏尔加，

① 瑪沙——瑪利亞的爱称。

② 万尼亞——依万的爱称。

在索契待上一个月，在克里木待上一周！

这一回一定要休息个够，

忘記掉所有的煩愁。

剛一回來，就开始了奔波，

無數次的任命、調動……

但这怨不了誰——

誰也怪不着啊！

不是父母給您作主成婚，

是您自己給自己选择的命运——

生活不如天堂，但却勝似地獄，

不高不低——正好是战士的。

您領着自己的孩子們，

什么地方沒有随他去过呢！

如把你們住过的地方都指出——

还得拿着指竿站在地圖边。

在乞姆肯特您害过伤寒，

在赤塔第三次生產……

孩子死了。不知因为医生是个新手，

还是因为在山嶺上——四十度的嚴寒，

还是因为途程的顛簸……

自己算活下來了——謝天謝地！
您整整醫治了一個月，
等着醫生的裁斷，
您得到了自己的判決：
有了兩個孩子，再不會有第三個。

那時您已漸漸地
不再對自己隱瞞：
在您的生活中
未必再會有什麼特殊的改變，
一家人憑着軍用車票
周遊了全蘇聯，
您已經不能再讀大學，
就是函授怕也不行；
已經不能成為自己理想的女性，
像您在二十歲時所嚮往的那樣；
我們在生活中常見的一切，
而您卻實現不了……

都說您聰明伶俐，
都說您心靈手巧，
可是在二十歲時嚮往過的一切，
到四十歲還未能完全做到。

好像是木筏在順水飄浮——
迁移，家事，孩子，……
有时竟然这样繁多，
比您讀过的書里所描寫的还多得多。

是啊，您沒上过高等学校，
虽然如此，但您却經歷了
自己的欢欣与苦痛
——自己的大学。

您不但学会了做飯，洗衣——
一切家务事，
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使您也学会了洞察人們的心。

当战斗訓練的时候，
团隊成年地駐扎在偏僻的鄉野間，
您对一切都深知底細——
我們有什么長处，有什么短处，
您看見过各种性格的人們，
看出了他們的优点和缺点，
連作家都要羡慕您呢，
都要請您介紹經驗！

您早已不去要別人
給您消憂解慮——
婦女們在早晨哭着跑來，
找您傾訴自己的哀怨，
要您解決，要您評斷，
因為您對於她們
不是上校的妻子，
只不過是他同路的伙伴，
是她們的朋友，是她們的公斷人，
所以人們稱呼您為“女社會活動家”呀。

這個稱呼好像不足介意，
甚至似乎有點孩子氣，
可是一細想——不簡單，
它大得有如整個蘇維埃政權。

在最遠的警備區，
妻子們帮大家修築過
火和鋼的防綫，——
您也沒辜負給您的稱號！
你們的生活曾使家庭溫暖。
在我們邊境上的水泥工事中
有着你們那逝去的青春，
你們獻出的一分。

作为奠基的，
除了士敏土和沙子，
还有那未曾实现的愿望，
未曾享用的假期，
未能及时穿上的衣裳，
——没有机会穿呀，
衣裳已经不时兴了，
那还是二十岁时缝的嫁装。

您对祖国和丈夫
还有许多其他的贡献，
即使在四十岁上
也不少于三十岁以前。

请您原谅，我讲得太仔细，
现在打个句点。我们不再谈……
可是，瑪利亞·彼得洛夫娜，
人们知道一下这些也无妨呵。

没关系，别摆手吧，
您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呀！

三

还是在那远东地方，

但已不是赤塔，而是波斯也特，
您冷冷清清地迎接著
結婚的二十周年。

丈夫去參加冬季演習，
兒子在梁瓚的步兵學校，
都走散啦——都忙着呀！
連女兒也不在家。

不在就不在吧！

難道真的都那樣忙個不已，
難道誰都沒有空？唉，沒空就沒空吧！
只有在您的腦子里，
把他們的節日牢記。

您就這樣整整憂慮了二十年，
似乎心都翻了個身。
您在空洞洞的屋子里踱着。
難道他們真就什麼也不記得？
您站在鏡子前，瞧了瞧——
瞧見了您那第一根白髮……
您試着唱一支歌——怎麼也唱不成，
在這些空洞洞的屋子里，聲音
像田里一棵沒有收割的麥穗一樣孤零……